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程天受

景迂生集卷十八

宋　晁說之　撰

後記

題古周易後

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卦序七雜卦八繕寫謹第如上按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蝌蚪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為明了上下篇

與今正同有隂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
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
篇施孟梁丘三家顔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
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
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唯行民間至漢末陳元
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
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

於當文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辭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是其明比也揆觀厥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今悉還其初庶幾學者不執彖以徇卦不執象以徇文云

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名之曰象也故曰易之象也其意深矣豈若後之人卦必以象明象必以辭顯紛紛多岐哉嗚呼學者曾未之知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于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若夫文字之傳始有齊楚之異音始有科斗籀篆隸書之四變因而訛謬者多矣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至蜀李譔又嘗著

古文易則今之所傳者皆非古文也安得覩夫劉李之書乎其幸而諸儒之傳今有所稽考者具列其異同舛訛於字下亦庶幾乎同復於古也或曰子能古文何不古文冩之曰有改於華而無變於實者予不為也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為二篇今文何必以二篇成帙哉謹録而藏諸以俟博古君子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嵩山晁說之題

記京房易傳後

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畧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而其傳者曰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法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與古不同今所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算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卷所謂積算雜占條例法者疑隋逆剌占災異十二卷是也至唐逆剌三

卷而亡其九卷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疑隋志周易占十二卷是也自古易家有書而無師者多矣京氏之書幸而與存者才十之一尚何誰之師哉說之自元豐壬戌偶脫去舉子事業便有意學易而輒不好王氏妄以為弼之外當自有名家者果得京氏傳而文字顛倒舛訛不可訓知逮其服習既久漸有所窺今三十有四年矣乃能以其象數辨正文字之謬於邊郡山房寂寞之中而私識之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

以成八卦卦凡八變而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偶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為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肇乎所配（乾與坤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而終不脫乎本（以飛其卦之位乃伏其宮之位）以隱賾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合內外叅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終

始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含於中而以
四為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初坤建甲
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
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
為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
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
蓋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綜其
用唯變所適或兩相配而論內外二象若世與內華水火配

位內離火四世水若世與外因金木交爭外兌金初世木或不論內外二象而論其內外之位萃土水入艮兌初土四水或三相參而論內外與飛賁土火木分陰陽艮土離火飛木若伏旅火土木入離艮離火艮土伏木或相參而論內外世應建伏觀金土火木互為體建金世應內土伏火外木不論內外而論世建與飛伏益金土入震巽世與飛土建與伏金或兼論世應飛伏復水土見候世應水土飛伏水土屯土木應象世應土木飛伏土木或專論世應夬金木合乾兌入坤象世金應木蠱金木入艮巽世金應木或論世之所忌履金火入卦初九火九四火克九五世金及乾之金或論世之所生巽火木與巽同宮世木巽木建火於其所起見

其所滅大壯起於子滅於亥於其所刑見其所生隨金木交刑水火相激兌金巽木故曰死於位生於時死於時生於位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前是焦小黃變四千九十有六卦後有管輅定乾之軌七百六十有八坤之軌六百七十有二其知之者將可以語邵康節之易矣彼小王之徒唯知尚其辭耳其謂斯何昔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田何子裝何授洛陽丁寬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東海孟喜喜授梁焦贛延壽延壽授房

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而傳盛矣有瞿牧白生者不肯京氏曰京非孟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予不知當時為何說也今以當時之說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與夫京氏殷嘉十二篇同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此亦學者不可不知也若小王者果何所授受邪蓋自京氏為王學有餘力而王學之適京氏則無繇矣或傳是書而文字舛繆得以予言而考諸今

有不可就正者闕以待來哲積算雜占條例法具如別錄政和五年乙未五月庚辰嵩山晁說之記

題王深甫書傳後

王深甫布衣之友曰曾子固常羨甫其名宦已顯而恳年汲汲求友深甫於布衣中者曰劉原甫王介甫是五人者皆歐陽公客也劉原甫自恃其才一旦由下國入京師聲譽震大夫學士閒直欲與歐陽公抗乃獨於深甫厚矣古有談止之士謂衆人之談止於斯一人也當

是之時諸公席上之談往往止於介甫而介甫之談則又原甫而止也二人者俱於深甫則或有不得而行者矣彼五人商搉闓切之語今雖無聞焉而深甫於其所作書傳偶不出曾子固耳其三人則各以姓字載之或正其是非或畧無所辨以示後之觀者深甫為人善取人而不攘人之善於是乎在矣雖然深甫善取人矣是亦不善於取人也歟何則書傳有圭璋特達裼而升襲而降之論則原甫之似也其薄險伏奇初欲奪人之軍

而卒不自保其隻輪者㢘甫之似也又有喜異務新椓栨之酷拘攣之嚴者予不知其何所似也嗟乎惜也深甫既知堯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是亦舜之德所以為堯缺

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其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日丁丑嵩山晁說之鄜時記

題寫本老子後

此書故題曰老子道德經勝於分道德為兩經者其文字稍近古特録之自便觀覽竊惟伏羲文王周公賛易之後惟老子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其書之存也逮夫孔子繫易之後此書則為一偏之言矣責賢者備也世猶有老易之稱奈何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五日海陵旅舍嵩山晁説之題

曾子後記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所傳曾子二卷十篇葢唐本也有題曰傳絽述本者葢唐樊絽述歟視隋亡目一卷視漢亡八篇矣然此十篇之書號曰曽子者乃見於大戴禮矣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歟漢志因劉向父子所録而著之既於儒家有曾子十八篇疑不至重複也隋志因盧植鄭玄分注大小戴禮之後各

錄其書曾子遂存於大戴禮歟唐志實因而録之然隋唐志亦自有曾子尚仍漢之舊歟隋唐中秘書官無歆向父子以甄別之歟小戴禮先録中庸經解二書其後馬融又録月令明堂位樂記三書則大戴禮録曾子及夏小正二書無足疑者逮夫儀禮録喪服子夏傳孔叢子録小爾雅之類皆一體也嗚呼三代之書其不泯而傳於今者幸也尚敢條理纖悉之望邪然不條理纖悉之則非學者之事也予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

子思中庸者盖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宜其文字回舛謬誤輙以家藏曾子與温公所藏大戴禮參校頗是正因著其本末而盧注遂行於曾子云政和乙未七月八日乙亥嵩山晁説之鄜時記

題長編疑事

長編者温公資治通鑑藁草之私號也温公自洛中以所脩藁草寄其屬官南康軍監酒劉道原而自名之歟

抑道原之名敟道原日誦萬言而勤廢飲食寢處遂忘其身之流落而家饑寒也其忠憤耿介當熙寧初不為大丞相毫髮少貶者雖自其天姿亦博學精思之助哉觀斯疑事則其閎遠沈粹之躅亦畧可見矣通鑑之為書有賢傑輔相攻堅析微如此安得不善邪昔其初不自矜而公卧病二年之久家人單弱憂瘁之中幸而存者姑五十有五種也公之子羲仲壯輿政和戊戌為唐州曹官録以寄誂之東里草堂初拜嘉而不甚器之以

壯輿作資治通鑑考異待其異日之成書也今壯輿死已累年斯事已矣誰能措手不覺涕淚無從漬於殘缺僅存之書嗟嗟良友奕世厚善之意實存於其中也重惟壯輿臨終屬我銘其墓久難之未就乃先以摭予之哀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二十六日戊寅嵩山晁說之題

康節先生諭議後記

說之大觀四年庚寅冬赴明州船場候潮浙江上遇歐

陽三丈叔弼相與遨遊談話旬日甚樂因及三丈所作康節先生謚議三丈曰異哉吾之斯文也何吾以道愛之深邪曰丈人斯文可謂合矣何異之有曰姑聽之棐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棐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棐既至洛自幸得見先生何期賜之從容則起問其所以宜教者先生笑曰有家法有家法既而作而言曰豈無以為足下言者先生乃徐道其立身本

末若辛備細畢平生於一席端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行李間先生豈不少我哉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夫人則喜曰幸矣邵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其後二十年棐偶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先生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云爾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叔弼文為人廉於名譽俛俛常有退讓之色其為說之道此時意氣甚武宜其文之健且高也說之謝曰昔郭景

純先知知一作知其行刑者吾康節先生知謚議博士迹則類

矣然郭以術先生則孰知其所以然邪叔弼丈曰世稱

先生數學如何說之復言曰先生傳先天之學雖揚雄

張衡闗子明所不及然亦吾先生易中一事也叔弼丈

歎曰先生之易畢能悉備如是盡為我道之説之辭不

敏且不幸不及先生之門而為京氏易十餘年後遇先

生門人洛陽楊寶賢畧能發先生易之梗概久之乃有

所入則知先生起卦以四是謂夏時以六是謂坤乾以八

是謂周易先生使夏商之易不亡而周易乾夬之變始終不窮猶丈人之作謚議也叔弼丈復謝曰吾之文於是乎陋矣嗟夫歲復一星矣三丈下世已累年追惟故人存者有幾先生之子伯温又遠守南充以書來趣說之記其事不得而辭云宣和四年四月丙申成州清心堂嵩山晁說之記

贊

喬仲常所畫伏羲神農贊

我有兩儀彼有天地父子以親君臣以位

右伏羲贊

草木昆蟲生彼微塵有待於我為天下仁

右神農贊

先聖贊

商人周人執射執御毋意毋必毋我毋固

伯時所畫觀音大士贊

六臂二六首三目一化佛是則名拙度人天觀巧相

楊朴先生畫贊

東里多才晩有夫子褰驢逍遥不見畢李

歐陽文忠公畫贊

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無朋國有魏公公乃得容不朋以忠風波既散高山獨見小人是歎昔賢在是寧論厥似聞其百世

吕獻可畫贊

君子曷貴貴其知微四海乂安公曰優為天下無事庸

人撓之雖古人語由公信斯後千百世公言莫違公像朝夕以慰我思

東坡先生畫贊

幼而見公浙江兮知其議論不容於國中也壯而見公中都兮知其雖合而必不久容也及其南遷泣别隋岸兮惜乎不克保厥躬也令公遺像忽相逢兮喜公不死亦復如夢也

又

世五百年生命世才嗟嗟東坡何時復來邦人爲我顧頷以哀我告邦人天實艱哉和氣充塞大象昭回海瀆澄瀾嶽鎮絶埃斯人是生實易可能世或千億地亦九垓未必禹服公復徘徊生奉話言死奠罇罍矧公不死丹青日閑用究邦頌以寫我懷

澗上丈人畫像贊 嵩公

裳芙蓉而飲沆瀣兮胡可衣而食之朋松介石以遊叢霄之上兮孰敢出而仕之咸以是像識君或曰非兮盖

惟海雲山月似之

前史官知河中府晁无咎畫像賛南京

壯年高標今日見兮誰識幼時之竒童默然不可問於茲兮嗟昔辯翻濤而聲懸鐘凜然端笏若抗議於朝兮曽不得斯須登金門以獻厥忠爛然文章溢世以振頹俗兮史筆欲落而屢貶以終窮恪管庫而肅郡國之可攷兮九州總總不為我功孰為史氏姑以我文苑著兮猶足高乎華嵩

杜方叔先生畫像

術黃帝岐伯名盛出汶上而入京師一人為之異禮改觀我則尊所學以慎厥時恥同列之市道而未嘗於近倖枉一辭以故宦則不達室則不富今其有子有孫而四方之顯者自稱弟子曰吾其早得師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二十九日海陵旅舍嵩山晁伯以父老法華題

銘

硯銘 歙石風字樣自云應制舉時物

東坡居士初謫嶺表道扶踈園遺此研寶公令云亡物不自足敢是不祗以為諂瀆刻于硯背

瓦硯銘

彼石硯乃以瓦名而用適此瓦乃抗乎石硯而特立上古未有陶人一作之人未陶則石先乎瓦既為硯則稱古瓦而不稱古石

晁伯以銘所藏古端溪風字硯以易張平叔大

圓歙硯

劒所施易人訝其存硯豈不然惟人所敦嗟張公子與德俱溫

古瓦硯銘

十五之童七十之翁難與並儀容兮剖蚌之珠出家之機未易相發揮兮古人之硯貴採新石何世人之不聞不識兮王孫李賀比端石以萇弘之血則吾之硯氣象暗暗兮

滕子濟硯銘

小塘之水澄以清大手於焉翻四瀛問誰從爾與世鳴墨作蓬萊筆鮫鯨

淄石硯銘

硯石淄修通鑑上所賜孰敢僭質本良輕漚泛無徇名名多忝

呂申公筆格銘

申公純德見是筆格我今日慎之惟今惟昔

筆山銘

頂平岱宗之瞻兮峰聳嵓嶅之三兮翠潤湘水之漸兮亘直朔雲之嚴兮上古之嶽四而不五何所嬿兮嵩高居士以砧筆墨名數兼兮

老徐牡丹銘

江南無此花而有此筆洛陽賞花賦詩人自得丹青有色而花本無色誤彼蜂蝶飛來紛紛亦適

題跋

題孫少傅致政小錄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既而觀温公所著凶儀之初終篇曰疾病遷正寢内外安静俟絶氣男子不終於婦人之手春秋書公薨于路寢禮之正也近世孫宣公

臨終遷外寢君子愼終不得不爾予於是歎曰生雖無所能幸而接伊川議論覩温公所著書知宣公之行事庶幾乎得正而斃焉然每恨未得宣公之詳也近獲徂徠先生所作孫少傅致政小錄知公自初疾病至遷外寢擇日時治命作遺表安妥不異平日又復歎曰君子以禮為重死為輕謹吾禮而不知死生之變當如是哉顧其生也肯失道冒義顛倒勢利之塗與豺狼狐鼠輩計較得失錙銖邪苟或嗜慾外鶩精神中乾抱疾如

被桎梏瞑無所知垂首流涎沫環視妻兒戀戀然累晝夜不得死去莫知所出則捐所畜以媚醫巫佞佛老豈知有人曰曾子曰宣公也邪輒書於致政小録之後以自警并以告吾同志者大觀戊子八月甲申題

跋東坡剛説

東坡甲戌年後詩文説之所見不少矣今日乃始見剛説於明州令人不覺意氣自倍魯直字畫亦云剛矣而李端叔者輒有疵評是方竹可削葺鐔必待表斆政和

元年辛丑嵩山晁説之謹題

跋張芸叟諫議字題

唐青錢張學士自號浮休子令張芸叟丈亦浮休稱何耶泗上許體之自名醉吟先生無乃與白公類耶年月日嵩山晁説之題

跋米元章與趙景升帖

通州防禦使令晙既変孝恭公之誌銘雪涕而言曰卜日有期因使刻畫未工播傳且不遠廣二恨没身將無

以贖乃移諸横石增筆墨之美而施則無窮君子於是知孝恭之所以為孝恭者既自躬之復見其子之源流可勝道哉伏念燕懿王體貌魁偉謹慎寡言好讀書無犬馬之玩是孝恭之所自邪政和四年甲午六月戊午嵩山晁說之題

跋趙周翰詩卷

歐陽公為趙公灑掃平山堂時禮貌誠意今猶可想也文章之名其所以重於天下者抑又有此歟宣和庚子

十二月壬申嵩山晁説之題

儒林舊德知舉時溫公為小試官宜與內翰公之厚如此也公之子子和實有家法於斯一物見趙氏三世之人物云宣和庚子十二月壬申嵩山晁説之題

題戒殺生文後

説之竊聞國史錢內翰傳稱著殺生戒後吾祖文元贊之推廣其意史官是以知仁澤之助也然史官不言錢公策試賢良方正時實吾祖文元公為其主司公忘去

輩行以奬善其用意尤深切矣或曰史官之書曰文元公後見而賛之益廣其意非歟莫得而詳已慈雲當是時與三公甚厚宜其徳名今猶凜然也宣和五年癸卯四月戊申晁説之再刻板謹題

題東坡魚枕冠頌

東坡先生為兵部尚書時為説之言黄州時陳慥相戲曰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不知予不出思慮者胡不以

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題目令何可相煩者復强之乃指其首魚枕冠曰頌之曰假君之手為予書焉可也陳於是筆不及並墨莞爾笑曰便作佛經語邪説之請公書自誦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示後之學者而留落頽墮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彶彶聞而有請則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潭馬贊歸彶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説之題東里易堂

跋夏均父萬言書後

或云此書未備乙夜之覽読之不信也吾民因斯言而厚矣衛叔王停山公主事鮮有為上及之者偉哉月日天台教主老法華泊舟睢陽題

題七賢圖

評書曰非鍾則王豈知書者畫之張吳可同日語耶黄七兄老矣不得不昏謬如此

咸謂此本唐人所摹借以為高歟實仰之也觀其點睛

不著意而手柔衣寬非唐人脫筆之妙莫之及也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阻凍雎陽舟中題

跋忠懿王草聖

荆南王修撰作五朝春秋託始於吳越猶之魯也忠懿王文武之才於是乎亦可少窺矣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箕山晁説之題

題曾直嘗新柑帖

元祐末有蘇黄之稱漸不平之或曰蘇公自有芍藥之

評恐未必然也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箕山晁説之題

題魯直章草顛草

章草似晉人顛草似唐人靖康丙午十一月癸未箕山晁説之題

題東坡試袁綯先筆借登真隱訣

袁綯先筆予近亦得試之登真隱訣在道藏中公何必苦求耶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晁説之題

題東坡詩

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檀弓則又東坡窺之以學為文章者靖康丙午仲冬二十二日箕山晁説之題

思無邪齋松聲如波清明燈静几必作數字知公樂哉何所憂賴公力予之斯言責韓公而怨蘇公也靖康元年仲冬二十三日箕山晁說之題

題蔡君謨弔石曼卿詩後

蔡公於是乎句法曼卿而字畫曼卿真足以弔矣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嵩山晁説之題睢陽舟中

題江南後主詞翰

黄魯直謂李後主書出於裴休予初大駭之惟見休石刻字故也晩乃見休行書墨跡一帖良以媿歎靖康元年丙午十二月二十六日箕山晁説之避地於高郵題

題破琴詩後

予有王晉卿淡碧綃畫房琯悟前生圖焉此詩於其後

甲午年遭火矣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箕山晁説之題

跋王安簡公帖

王安簡公與説之曾祖文莊公特相善為書文元公誌銘實文元公門下客云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説之記

跋唐劉元方勑

開元中唐元度兄弟作此樣勑字後至本朝末之或改也蔡司空始别創一體謂之蔡家勑靖康丁未正月十

三日晁説之題

題衛夫人像

此女子南嶽魏夫人歟非也或曰王右軍師衛夫人亦非也不見其道氣秀氣則知然無乃謝家諸女歟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説之旅舍題

題東坡帖

梁武帝不能辨王右軍真偽必送陶隱居審定

題無水池新硯

若硯不欲受水則墨亦不欲磨硯至於筆不欲點墨紙不欲落筆惟投縣過白紙者即得之也雨暗窻昏旅思大不佳書以示德全而病目又不能寫字也正月二十三日天台教僧

題黄龍山僧送善澄上人詩卷

三槐王氏以重望著於世自晉公始善澄上人實晉公六世孫也初有所感而為僧受具戒遊禪林遠極江湖之勝得黄龍道場而止焉不敢自放於斯也復北抵河

朔乞衆僧之供於是黄龍大德曰德逢善清如山惠古宗秀直言紹明重政相與賦詩送行予避地高郵獲觀覽欣然益嘆劉夢得善論僧家之詩也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辭故粹然以麗今於黄龍諸公見之矣雖然夢得知其正而未知其助也久矣有正必待夫有助也釋門諸公挹山川之英而絶塵垢之外其翛然粹然者豈非學士大夫為之助歟湯休之詩實自於鮑明遠靈一律師之詩既學阮江謝而又得李華朱放

張繼皇甫冉張南史以遊焉皎然禪師實謝靈運之裔孫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州孟襄陽李袁州陸長源皇甫曾陸羽張志和廣宣則韓吏部柳柳州劉白近時秘演從歐陽公參寥從東坡亦已衆矣黃龍諸公予不知師友為誰而江南詩人黃魯直則其人歟言公之字畫絕類魯直蓋可見也已魯直死已久計今江南必復有一魯直出澄上人歸山中與諸公亟訪之為我謝曰今日賢者不宜以山中為樂也靖康丁未春晁伯以

跋李太白草書

葛叔忱豪放不羣客為叔忱歎李太白無字畫傳於世叔忱一日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自名之曰李太白書以戲一世之士且與其僧約曰異日無語人每欲其僧信於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奈何不信者請以三事質之昔人有一書曰古今能書人姓名自謂悉盡矣恨不得聞見而錄之也乃獨於白而遺之耶以故法書要錄法書苑墨藪諸家皆無

白書之品第也白自負王霸之畧飲酒鼓琴論兵擊劍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發之而草書奇屈如此寧謙退自晦無一字乎白集有懷素草書歌識者曰非白所作也真偽未敢論要是白無一語自及其書何邪會稽湖上記者賀監與斯人清狂捐落萬事顧肯孜孜收拾白藁草以欣戚耶靖康丁未避地高郵任城二十二叔父命書

書與郭壽

高郵郭四叔名壽本名永壽遇師得術治瘡瘍癰疽手出而愈不以醫自名也常恨賤無以及物幸此術以施所願焉特有所甚難者不惜高價畜四方之真藥故其用藥與人同而功倍於人未嘗受人一錢以佐所費也僕去年冬自睢陽避金兵至高郵夏五月悲傷鬱塞中疽發于背賴叔脫死而生與叔語蓋類五戒道人有得於中而忘於外者與僕將何以謝之而叔知之知所貴莫如文辭欲吾之言以為好於是乎書

二硯說

表弟盛元緒朝議有歙石硯二憐予脫身兵火之中欲以見歸其一大質而小文製作直而樸見者醜其質而不知其有文也其一象鼎之形而衆以饕目之夫鼎饕之相去豈不遠哉奈何辱之以名也或辱以名或醜其質則二者曷留予於是摩挲而歎曰老矣不徇世之名不欲吾之實無物而不可處也吾弟方慎名而謹實俱思去焉可也

題劉器之與陳止之書

劉六器之丈忘年下士其字畫出於宣獻公皆與時異尚云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說之題

慎終追遠見於若人矣今誰復為此公興歎哉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說之題

題宋宣獻帖

常山公有書名一時蔡君不能揜也茲二帖益重吾兩家事契哉建炎戊申上巳海陵旅舍晁說之題

題陸子履帖

陸子履少有書名而晚年名似減何也惟歐陽公始終眷眷於斯人耳建炎戊申上巳擁火海陵旅舍中晁説之題

跋无咎兄所作李季良字叙

説之獲觀李良父詩後數日觀此序重增歎息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九日海陵旅舍

題石曼卿送周卿遊邊

觀晏卿書想見其談兵雖范文正公不能折也要在尹師魯頓挫耳清明後一日箕山晁說之題

跋沈睿達寫桃源圖

治平熈寧間睿達書名自浙江振京師誰知有東坡書哉況又十五餘年後稱黄魯直書至於内人裙帶事識者猶為睿達歎息之建炎戊申清明後一日箕山晁伯以父

題李公擇尚書宣諭

卿博通史學入侍金華多所發明深副虛宁祖宗時講筵尚耆艾相與尊先儒不過明訓詁有聽而無難不足於言而有餘於行進退容止肅如也當宁望之寧待其言之華哉近時務以英俊為講席之寵悉反舊制如元祐中李尚書之口宣當上之史官建炎二年三月壬寅海陵旅次晁說之題

題張泰然清白堂記

唐陳子昂呂溫皆自名其世德云取法於古人而世人

無知吾家之所積者泰然於清白記何嫵建炎戊申四月癸亥嵩山晁說之題海陵旅舍

題僧希白摹法帖

僧希白書豪放自得恨平生功淺乃手摹内法帖而不能沒其俊氣東坡故不喜王著之拘而喜白之逸戊申七月二十七日海陵旅舍伯以父

題晉上人智果帖

建炎二年戊申七月二十七日天台教僧老法華海陵

旅次題

鍾王筆法隋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而唐多王耳果師當在永素之間視懷仁輩如何老法華再題予得此書三日不病餘尚何言哉立冬旦日旅次西齋

題周景夏所藏東坡帖二

予嘗謂古人因書而得名後人因名而名其書李徳素一時高士也善能評魯直書云建炎二年戊申七月三十日嵩山晁說之海陵旅舍

蔡君謨死後宋次道陸子履獨擅書名既而沈睿達書得名甚峻于時未有一人稱東坡書者公方日奏忠言犯時禁忌其名未有所在而未暇以書稱也逮公書名出而大雅君子傷之建炎二年戊申七月三十日嵩山晁說之海陵旅舍題

跋趙清獻帖與故人周尉之子六秀才帖

清獻公之帖豈獨為周氏之榮于時邦家朋友故舊風俗之美公之力顧弗多邪建炎戊申八月一日嵩山晁

說之海陵旅舍題

題趙清獻與周彭澤詩

此詩其傳則清獻公所作彭澤君之誌非畧也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一日海陵旅次嵩山晁說之題

題蕭詢筆

海陵蕭詢少能識毫作筆輒嘆曰小藝自有微妙處我自不能到其處耳世豈無其人哉乃遊宣州見諸葛言潤州見陶穎常州見許遇而蘇州仲璋俞俊杭州李正

方秀州沈明和州柳載皆身事其人心其法以諸家之善一日歸鄉中旁郡邑舊有名者往往忌之而不敢疾也詢既有以動其本色人則彼食鱠者缺

景迂生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伍士倫

景迂生集卷十九

宋 晁說之 撰

傳

揚雄别傳上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周幽王封宣王子尚父於揚號曰揚侯其後并於晉河東揚侯子孫遂以揚為氏雄本晉之揚自其五世祖季徙諸蜀雄少而簡易清淨

好古學從同郡嚴君平遊顧尚好辭賦宗司馬相如嘗歎曰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初相如與枚乘孽子臯齊名臯思敏疾相如頗淹遲有以二人問者雄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然帝於辭賦自俊捷亦苦相如之艱嘗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蓋相如亦自謂有所短而雄之論乃如此雄少多著作有王佴頌階闥銘成都

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待詔承明之庭時永始四年也雄年四十矣帝方以正月郊祠甘泉詔雄賦甚遠雄倉猝應詔其賦極瓌瑋盡諷戒之義乃三月帝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以祀后土雄又作河東賦以帝好廣宮室又作子虛賦以諷戒帝多玩書善雄賦頌出入遊獵雄必從十二月帝縱胡人羽獵雄因作羽獵賦雄既待詔歲餘給事黄門為郎後一歲帝又命雄作繡補靈

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帝得之喜甚當時之語曰玩子雲之篇章樂於居千石之官西羌嘗有警帝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詔雄即未央宮充國圖畫爲頌綏和元年秋帝大誇胡人多禽獸復幸長楊縱胡客大校獵雄復作長楊賦上之因以諷帝雄爲郎時自奏少不得學而好沈博絶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晚直事庶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時京師班嗣者右曹中郎將遊之

子顯名當世遊嘗賜秘書之副而嗣為人好賢從雄游
由是內外之書無不觀矣然非聖不好也時人稱雄曰
西道孔子有張子侯者問沛郡桓譚曰揚子雲西道孔
子乃貧如此譚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為
魯孔子而不能為齊楚聖人耶王公子亦問子雲於譚
譚曰漢興以來未有斯人雄雖甚貧而輕財惡利無所
事於世作逐貧賦以自見曰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
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

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
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
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
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飱貧無寶
玩何以接歡宗室之晏為樂不槃徒行負債出處易衣
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絶進
官淩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
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

罔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
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
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
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堦茅茨匪彫匪
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
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汙酒為池積肉為崤是
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祿
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堪暑少而習焉寒暑不

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揖齋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游息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人皆媚之以富貴雄獨安于郎署而大覃思渾天或者信蓋天之學詆渾天雄乃發八難難蓋天以通渾天云日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

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日入而星見日出而星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以蓋圖視天河處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

四星常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天至高地至卑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令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轂密益遠益踈今北斗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橑輻以星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密何也時獨桓譚信雄學雄與譚甞同奏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暴背雄語譚曰蓋天以天如推

磨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影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渾為天之真形於是可知雄按渾天著書曰太玄曰玄也者兼天地人之道而天名之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雄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或曰玄何為雄曰為仁義或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雄曰勿雜而已矣雄于玄用思甚苦嘗夢吐白鳳集玄上久之而滅或曰無為自苦故難傳當時儒士劉歆張竦輩雖與雄善獨于玄弗好也雄知時人所好在彼

不在此乃作太玄賦曰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子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聖人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灾兮將吮𪗋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隱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且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于富貴兮迮喪躬以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之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𡡊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

綱兮懐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誇世兮疾身沒而名滅
豈若師由兮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嫣祿於江淮兮揖招
喬於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
流沙兮夕翺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遇列仙以訖
宿役青要以承代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
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肥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
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踟躕載羨門與儷遊兮永周
覽於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

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挂罔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
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
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云兮譬斯數兮智若
淵兮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獨鉅鹿
侯芭受玄於雄為玄章句桓譚亦好之然不若好雄賦
之甚也譚甞問雄曰何以能賦雄曰能讀千賦則善初
雄因成帝嗜酒作酒箴以諷帝曰觀瓶之居居井之眉
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

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時杜陵陳遵放縱於酒見雄賦大喜謂所友張竦曰吾與爾猶是矣故其因人問賦可以諷乎雄曰諷則已諷而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又有問雄少而好賦者雄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因時人問荅著法言十三篇明帝皇之道而廣大幽微備矣建平四

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哀帝時被疾或言匈奴上游來厭人自黄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輙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諸公卿亦以為虚費府帑可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諫帝以為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

隙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家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感寤召還匈奴使者更報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五十斤雄視朝廷綱紀紊亂知言之不行而不言然獨見機會之决弗得弗言也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以續蒼頡篇又蒼頡字之重複者凡八十九章雄善書在西京時以書稱者蓋寡前有司馬相如張敞嚴延

年後則史游孔光劉向雄及陳遵雄久為郎校書麟閣見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常提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于槧積二十有七歲而書成名曰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方言者蓋爾雅之流也時茂陵郭威好讀書以為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雄雄曰記有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來遠矣自古學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游夏之儔又有所記以解釋

六藝故有張仲孝友等語

揚雄別傳下

劉歆聞雄作方言移書雄曰詔問三代周秦軒車逌人使者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因從事郝隆宋之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修軌不暇何遑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絶言異國殊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畧多矣而

有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能經年銳精以成書良為勤矣歆雖不講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令聞此甚為子雲嘉之以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謠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為明上以忠信於上下以置恩於罷朽所謂知畜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蒼推歷皆成之於帷幕貢之於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

誠以隆秋之時収藏不怠飢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於此也令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隷令聖朝留明明之典雄報歆曰勑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

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畧有梗槩翁孺往數歲死婦
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復論思詳悉集
之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竒之常為雄言其父
及其先君喜典訓雄以篇目頻示之伯松曰是懸諸日
月不刋之書也又言恐雄為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
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坻糞棄之于道矣伯
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譛隙而當匿乎哉其
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絶遐異俗之語典

流於昆嗣言别於漢籍誠雄心至精之所想講也死之日則令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雄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著訓於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事試崇而就之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令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寛假延期必不敢有愛唯執事者圖之常監於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時歆為王莽國師威權可畏而雄之辭如此蓋明其心不與歆也然

當其時士皆言符命勸莽代漢唯恐其晚前後封侯者百數其不附麗者莽輙殺之雄為朝廷閒人既不言符命然不可以默逮莽既僭乃奏劇秦美新一篇劇秦之慘酷而美諸新待新猶甚秦耳莽方自聖而弗寤也先是建國五年元后崩莽詔雄作誄有曰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其言亦無阿倚特以耆老久次為中散大夫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禄勲衛

尉廷尉太僕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荆揚兖豫徐青幽兾并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為萬世戒先是雄在蜀時嘗著蜀王本紀蜀郡賦以極其山川地里人物之實又嘗録宣帝以至哀平紀傳皆備其後班固因之嚴遵君平高蹈之士也雄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辟疆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為恵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

不可得詘也辟疆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君平相見欲屈以為從事卒不敢言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可謂哲矣雄同郡里中田儀與雄幼稚交後雄舉之於朝久為五官郎中以私得罪時舉儀者皆懷赧低眉以自恐恨劉歆亦為雄云云雄曰儀舉至日雄之任也知人之德堯舜猶病雄何慚焉議者終多雄之知君平而不以田儀累之也孔子元者孔子十七世孫也為郎校書七年官不益或譏以不恤進取獨雄與善山陰陳囂有義

行名未振雄上書薦之於是聲名粲然傳世矣仕至太
中大夫潞水伶玄好學知音律善屬文然無所矜式雄
獨知其才而病其學之不適正知之而弗好也蓋雄之
好惡不苟如此及於法言稱谷口鄭樸子真蜀人李弘
仲元與嚴君平蜀人聞之有願載名於法言者雄謝之
雖林翁孺猶不得與也甘露元年戊寅雞鳴雄生天鳳
五年四月乙丑晡卒葬安陵阪上侯芭桓譚共為治喪
朝臣郎吏及諸公遣世子來會送甚盛譚為斂賻起祠

置塋邑負土作墳號曰玄冢與譚守墳如子禮雄有子曰童烏九歲與玄文先雄卒雄比歲亡二男竭力歸葬於蜀雄由是益貧及雄卒不能歸葬而妻子自還長安嵩山晁説之曰揚子傳孔子之道立言明教宜其行事甚大昭著無遺而有不見於本傳者得之於諸子書傳記因次第之為别傳焉有與本傳異同甚者疏之雄為郎不顧受奉以示無仕進心幼子卒而必經紀反葬於蜀以示不終長安故守一官而閱三世不遷觀其人

豈詣行在獻賦者而本傳言奏甘泉等賦蜀人楊莊誦雄文於成帝帝因徵雄待詔而肯為王音門下吏耶至於投閣事余亦疑焉而世已有辯之者

李挺之傳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

受者惟挺之伯長之易受之种徴君明逸种徴君受之
㫋希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為最逺究觀三才象數變通
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為衛州獲嘉縣主簿
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毋憂於蘇門
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
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以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
迹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
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

受業於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榮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帥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别近郊或病之不顧也居頃之忠獻責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逺境之客無一

人來者忠獻於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遼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沬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家貧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茍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

謁貴仕以挺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
卿且樂薦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格任五
人攺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旻卿與龍圖閣直吳
學士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簽署判官於是澤人
劉仲更從挺之受歷法世稱劉仲更之歷遠出古今上
有揚雄張衡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
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
也實慶歷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踰月亦

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嵩隱晁說之曰士生而不能以其所學及乎世死又不得以名覺乎後之人豈大雅君子之志哉李先生者師事穆伯長友石曼卿尹子漸師魯其為弟子者曰邵康節劉仲更側聞史氏為六人者立傳獨不及李先生何耶輒論次以待他日史官採擇河南邵伯溫曰李挺之康節先生之師也昔嘗聞之先公曰挺

之與尹子漸貌相類又相友善挻之死於子漸官舍子漸哭之慟遂得疾以卒嗚呼二人者乃所謂朋友歟

墓表

嵩隱長子墓表

嵩山晁説之長子公壽字平子大觀元年丁亥疾病中改名公艾生於昭德故廬時元豐八年乙丑少敦厖有成人之氣象方年十三四寺庭游行多得古書畫以歸嘗欣然視予曰是北齊揚子華勘書圖中一幅也博古

者驗之猶信雖纫善用硬黄影榻古法書予因見凋上陳叔易寫科斗古文頗留心頗學顧非宜教童子者則乃輒自能為文外作五字詩往往有合處時學李賀歌行亦不凡專讀禮記嚴于陸氏音其義説制度根柢鄭孔氏不茍異妄從葢其志不規於舉子事業也閒則泛觀務博庶幾可與學士大夫語言予知其所能者如是而止也逮其既卒余親為料理其書篋見其簡牘之志甚大有數巨篇正書細密是謂資治通鑑鈔葢其中夜

燈下之功予悲怛於是增甚久不能忘也其卒在陜州芮城年二十有三丁亥六月丁巳也是年之春綦得嗽疾恐貽父母憂强忍不以言既不能離枕席父母始往問所苦必曰今日少損亦未嘗不巾櫛也一日私語其妻子曰我死矣謂父母何至死不復他言方其未病時予偶與論近世人物白首而不遭者或咎諸人彼天不得壽者又將誰責如吾家緻之光道渙之繪道王文正家慥子顧原武小邢廬山劉和仲皆奇才也吾兒輒愀

然不懌曰是數人者何恨往往見稱於東坡諸公余當時不知其語不祥也今復忍追恨哉母戚氏自芮城歸其柩於東里祖塋政和四年甲子四月乙卯葬於祖塋東第二域之甲穴妻賈氏女三歲曰錬師男方生六月名子健

邢惇夫墓表

邢惇夫名居實生數歲以奇童稱逮年十四五讀書已甚博其年十六七文章各擅體制十八九則論議凛然

自成一家法甫年二十而病不起矣國中之士識與不識無不嗟惜痛恨有為其父尚書公相持而哭於數年之後者惇夫身幹如尋常男子而廣額大口眸子炯然精神虹舒霞舉也韓少師見其童兒時異之許妻以孫女元豐中孫莘老李公擇方宦于京師惇夫游二公之門二公待之常若不足一日侍孫公談春秋是孫公之所名家者引類及南史人物又入於北史惇夫疏節條理無少前却疑似之語是時孫公鬚鬢皓白為秘書少

監與惇夫相對若翁孫然既而黄魯直自吉州太和縣移徳州徳平鎮過京魯直有書稱晁以道論士三人其書今行于世所謂三人則惇夫陳無己江子和是已元祐之初海内流落望實之士中都畢集惇夫因得翱翔自振其才辯而師友日盛悉為惇夫忘年也一時政事更張士大夫進退惇夫為之喜怒激昂有出於老成人憂思之外者每歎曰當兹日也安得司馬公常存呂公無恙後來者其為誰耶惇夫雖年少而知國家尚少則

難處乎前而貴老則難繼其後云惇夫大抵於人不茍隨必援古昔極源流而公是非雖於其大人側亦惟義之從惇夫卒於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公謫隨州時尚書公親問其所欲於垂絶之際無它唯曰乞黄魯直狀晁平昔以累孫莘老銘之有不肖之文存焉則晁無咎宜為序其後余兄無咎題惇夫南征賦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𥎞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追配古人充其志非肯為賀者雖然豈敢負其將死之託耶魯直題之曰嘗序

江夏謝景回師復遺槀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
為霣涕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甚似吾師復也東坡題
曰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為固未足
也不然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惇夫亦云吾兄暨孫黃
俱不果成惇夫之所志惇夫二弟悰儔乃欲以文表於
墓則歸之嵩山晁說之又已累年說之追念平昔與惇
夫議論千百今不記一二徒可想像於心目間而書牘
唱和詩亦無復少有存焉者蓋自飄流二十年之久也

如復因循不如其二弟之所請則它日使惇夫之所傳彌不著者予之罪也以余之文淺弱使覽之者重其恨於前日三公則余於惇夫亦未為無助也余嘗謂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怒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為斯文也漢廷與新室不可並處也如惇夫於尚書公則於斯文而不能難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曾元之事參也移此作忠顧惟古之大臣哉嗟夫古人之不壽者余得二人焉王子晉年十有五

識聖賢治亂之源而極天人死生之符顔淵年二十有九頽然陋巷之中有為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者果知顔子哉其次則又二人揚雄之子九歲而存則玄當著明無待于侯芭魏武之子蒼舒十三歲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於殺荀文若輩矣則惇夫之壽夭所繫可勝言耶東坡貶英州道符離予見之語及惇夫曰自是國家失一文士於邢氏何有韓女先亡惇夫遂未及娶惇夫有文集若干卷

名曰呻吟集墓在大隗山前祖塋之旁母趙氏宣和四
年壬寅七月戊午朝請大夫知成州軍事晁説之撰

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

晁氏東眷舒州郎中元配公孫氏第三子其字次膺生
而俊氣干雲霄直上與先生長者語無難事也識與不
識見之曰是諸公卿之選已學辭賦于諸兄間日一再
作而佳矣京師秋賦而時方以理財為新政主文劉貢
父李公擇王忠甫皆與丞相論不同試節以制度不傷

財賦公選甚髙禮部不奏名既而廢詩賦用新經義公曰人各有才智而喜異也是不待一再作者主王氏詩猶雜以毛公詩登熈寧六年進士科注單州成武縣主簿時初遣察訪使出按郡國不法逺邇震恐其使京東者少年新進未更仕任特恃其兄參知政事與丞相方睦一路有幾人可免不坐是人方仰公氣象而不得不聽其言於是京東有寛政莫知其自公出而人被賜矣以瀛州防禦推官知洺州平恩縣縣濵河公與衆樂遊

而獨色憂曰河不決今年則明年乃舒以調度民知無征而不知有儲也後有小吳之役一道遠邇病矣而平恩之民因以嘆公神明之政德之令不忘也代還格礙不得改官以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民相慶曰平恩之父母也肯獨不以吾屬為莘人之子乎公於莘得上下之欣喜而譽益遠在平恩時上位居官如故而待公猶故舊朋友也置不舉屬吏禮數而轉運使李楚老猶不平隂以怒提舉保甲狄諮按刺公以保甲

法時保甲法容秋荼也孰非保甲法之罪人哉前日以公為才而肅給異功狀者為令私不奉法而於時政有向背矣獄具除仕籍居楚州大赦居兖州漸以還濟州公裕然不以欣戚於去來曰舌不在不得自致其身也邪公初以濟貧甚何心於吾富哉人術甚疎而殆天有以富之也乃知天命祐之而行者君子也公於是居閒將十年猶一日也視一世之進退窮達須臾歌笑慶慶塗上多平生故人曰孰能為我往謝之嗟夫公能貧而

富窮以達使用其才於朝宜何如哉元祐初有理訴所
公亦未忍自棄於兹時也彼在位者乃不得特恩洗滌
公必欲以散官論如常法公去弗顧曰知命乃為君子
邪議者謂元豐多失士而元祐之失士亦不少也其在
公特不仁者顧豈不有一哉一林之木異質先伐之材
風雨既先摧之孰肯出力以培之此君子之困幽谷所
以不覿三年也或終身幽谷而與株木處矣雖然使公
之官於朝也亦幾何時留哉識者謂使朝廷之棄公不

若公初自郡國棄之也聞者悲之公閒居何以發揮其伊鬱侘傺之感哉自念離騷之變國風宋玉景差之徒殆不知有國風者非忘之也其後以宮商為樂府者又自一離騷也以故公於是辭有律呂矣其傳寖遠上達於六宮會新作大晟府起黄鍾於上躬之中指棄塞古今諸儒異同之論坐取三代以來鐘鼎磬鎛鏞鈗之屬毀而碎之示不復用昭陵留心躬以封緘之品度亦不可存矣師臣末為此媚上之術鼓舞天下要得天下咸

知其不可起而仕者必為我出也公乃被迅名入大晟府奉旨作為一時瑞物之辭乃還公承事郎大晟府按協聲律咸曰徹乎其衆望也蓋公於語言酬酢之初失師臣之徽矣是行也不知公者謂公喜矣知公者謂公恥之嗚呼前謂公仕於朝而達也亦能久而待其才之輸乎彼李固杜喬輩於漢祚三絕人君殘昏失道之時能為其次而不能為其上五王黜周后反唐帝斂天下之情而一日身之敏矣然能勇決于臨事而遲疑於來

事二者相望於千歲而不保其躬卒貽後世紛紜之大患則一也公有以當斯任也必見功烈之出非常而不終日矣其他腊韋之厚薄尚敢為公陳哉有以樂府辭為公稱者重可悲乎公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昭德外第實至京之踰月也娶梁氏男三人益之觀之同之女三人婿曰滕伯竒翟光弼馬承休以其年九月十九日葬魚山世墓之次後十有三年說之避地海陵乃得論次表公之墓如上建炎二年戊申九月甲

中從姪具官説之撰

宋任城晁公墓表

公諱仲詢字𠷒民本澶州清豐之晁至公七遷而為任城之晁曾祖諱佺贈太師中書令祖諱遘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考諱宗愿真州軍事推官母黃氏以年特恩封壽光縣太君公生而異羣兒出言甚大自謂必能有成者年十有五從其兄丞吉州太和時黃魯直知縣事一見公奇之其初見暨別皆有詩而唱和於其中

間者則多矣有云嘆君豪甚倚天劍又云見君有家風
懷抱如冰清特其存而不泯者云耳今其字芻民者魯
直序而命之也越明年去親側遊太學羣四方之士試
而為第二人其居太學者十年單棲猶遠方後門寒士
而未嘗妄出為人一飯留也固無久太學諸生好游之
常態其初欲為太學之行也於故人所贈金不得辭則
席其牀下而去凡五試禮部不奏名退歸任城事親而
樂焉嗟乎任城可居而公無銖兩以居之也公自為言

曰士之孝則吾豈敢若因天地之道利謹吾之身而節時之用以脩吾親之甘吉者庶人之孝也吾何敢不勉由是公有富之名而燕四方賓客不間於三日也勤施遠近之遊子必顧彼之意而不顧室中有無也禮文儀物行於宗族者隨歲時寒暑酒炙行焉率以為親庭之樂也故時大家之風流亦於是乎可見矣人益以富稱公而公富之逮公貸錢以奉壽光之葬并舉族人之旅殯十數於是人始歎公之德宇難窺也蓋公風儀凝重

不妄言笑一喜怒猶儼若也大抵非累世積善之家不生絕俗積德之子恭惟中令生唐末天祐長於中國亂亡之際歷五代百戰之煙塵而能保其上世之詩書不改其逢掖之舊若仕則吾不能彼覩舊必以聘我則從之亦不能久我也實生三子其誠孝直方一德猶一人也特其仲子文元公達而顯于朝伯侍郎公季尚書公不達則在鄉黨郡國為顯人也惟我三祖同德而同慶後之子孫亦均被其澤公祖尚書公不忘文元公之典

刑尚文莊公之珪璋使公壽而仕必克顯矣視其晚暮以年格僅釋褐不亦傷乎說之不肖竊以為夫子特與曾子論孝之後羣弟子乃起而各有問焉不然羣弟子之舊聞夫子有語於曾子者亦春秋之常事也孰知孝德之辨深矣哉惟神明其意嘿不待問者曾子之孝也意已至而德未安必待問焉者羣弟子之孝也恭惟公之德備矣特歸之於孝而得曾子之孝者也公勤於壽光之封乃以鄉里小兒之所欲而謹欲之不知於吾親

吾學果何如也殆類彩衣仆而兒啼者乎因壽光之封
而論鼂氏之積善豈不本原之哉乃遠不自於中令以
基之侍郎文元公尚書以崇之文莊公以大之則曷以
知公德之所植哉松生古澗千尋之底而不試自與清
風期也卒政和五年四月二十日年五十九葬濟州任
城縣諫議鄉魚山實其十一月丙寅娶鄭氏男三人端
規端矩端準女八人壻曰廸功郎東道總管司幹辦公
事張表臣承直郎京東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麗遜孺

登仕郎閭丘公肅進士閭丘公禧進士閭丘公達三早
逝孫男三人宗之勝之曦之孫女一人公之三子聞毋
夫人訓曰尚德而傳可久者文也時無其選猥命說之
表公之墓固不敢言文而亦知歎曰公如得以卿大夫
之孝轉本朝以孝治為家法之隆上尊吾君宗廟之榮
下永百姓父子之慶則其在晁氏者可忘言矣又何敢
辭建炎二年九月九日族姪孫中奉大夫充徽猷閣待
制提舉杭州洞霄宮說之謹述

墓誌銘

江子和墓誌銘

君諱端禮字子和一字季恭始江氏自漢轑陽侯德為陳留圉城人祖諱休復仁宗時修起居注有重名考諱懋相朝散郎子和生而沈粹年十七遊太學為同輩敬憚獨裕然不肯就公試或試則居上列常歎曰是不足學也令人慚耳方是時東坡謫居黄州子和特傾慕之以書講學焉子和於一世德名人皆願從之遊聞人毫

髮之善汲汲稱道唯恐不及蓋自其舍人之風流為然
子和學詩律於黄魯直論經行於徐仲車為尤謹二公
俱以子和為賢此二公者他人或不能並善其家法也
方舉世不為春秋之學時有六合崔子方伯直者世莫
知其為人子和一見而定交曰此吾之所學也願與子
共之伯直遂因子和得名於諸公間子和之志行遠矣
哉其事親孝能色養教二弟必欲與已同善然諾謹於
僕妾不侮乎童稚終日在閨室無惰容如天使其壽且

仕宦得時為祭酒為御史大夫勸講金華則優矣不幸年三十有八以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疾不起娶王氏能為子和躬勞苦先子和卒再娶張氏子男三人女二人其二弟端友端本今俱以文行稱二弟裒子和之遺槁為集若干卷子和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魯直則曰子和文辭簡理似尹師魯以崇寧五年五月十五日從葬於陽夏先墓之次崔六合為行狀黃州潘邠老

欲銘之而卯老卒兖丘張文潛又欲為銘會文潛病不果説之匠弟微之光道與子和早相善因得子和在兄弟閒乃為之銘曰天何為哉嘻善士植植方茂忽以逝不使究極能厥世或如好之聊嬉戲彼頑兇很天亦畏一既生之莫敢斃又且富貴如其志子和九原何所遺漢轑陽侯百世嗣

壽昌縣君劉氏墓誌銘

齊安江使君諱懋相之繼室曰壽昌縣君實墨莊劉氏

也皇考司封員外郎諱敞司封之從父兄翰林侍讀學士作春秋劉氏傳者當時以字稱之曰劉原甫江鄰幾至今聞之者凜然有生氣夫人劉原甫侍讀家女嫁為江鄰幾舍人之子婦其耳目聞見孰非名教禮度事加之夫人天資静容醇素真如夫人上世所稱古列女也哉然夫人猶恨歸江氏時舍人捐館已久曾不及一日之養每遇薦新享歲事則未嘗不感惻加敬折旋於爨燭户牖間自移其事生之意以為禮文也有故老能談

舍人及永嘉郡夫人舊事細及起居狀則夫人謹事其語以之輔佐使君教諸子曰是江氏家法也願共守之不懈使君罷官青龍邑民獻果裹藉黄金以使君命納舟中夫人視之驚曰此何物須使君來詰其故乃更數政不得直之冤訟來謝耳遽屏斥之使君卒齊安吏民合賻甚厚夫人涕泣曰豈徒吾心有不可耶將不恥使君平生之操歟吏民相與嘆息徘徊莫得其涯而前夫人自少衣褕翟珥不肯華侈逐時好其言動若有尺寸

可繩墨不忒朝夕平居一室斂足正坐凝然日更衶著儀容亦且如對嚴賓而隂議論皁白一時士大夫毅如也自使君卒其家事則或不專焉必諸子之待曰吾有子賢夫人實能器其子而責之甚遠蓋夫人之識度然也端友等一日白夫人曰幸見聽敢有言夫人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屈於有司者二十年常為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亦能不樂於此乎第汝安則

吾何有以故端友與其季端本俱遂優游於國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夫人年六十有九崇寧五年四月戊子以疾卒五月戊申祔陽夏先塋使君之墓逮葬亦夫人平昔之志也男三人長端禮早卒次即端友端本女三亦皆令淑宜其夫家既葬端友哭曰吾母曾叅范滂之母也人或言我非夫人之子我不知我與季有異同於吾母也既而得其所生陳於京師且言兒生甫三歲媪去江氏今三十年矣端友於是哭益哀殆不勝喪求其

宜銘者說之大父金紫與舍人同館相善實奕世之好乃為之銘曰周道既衰關雎思古漢至更生乃傳列女寧自知其後世真有顯家之媛如當時之所序墨莊之榮耶圍城之興耶是實儀範海内為婦為母顧惟祔我賢使君越百有千年不得而稱之曰江母之墓

宋故朝請大夫管勾舒州靈仙觀騎都尉段公墓誌銘

公諱與言字彥昌始段氏得姓自段干木之後從武威

為武威之段世以忠武有聞人漢金城太守會宗唐太
尉秀實其遺風又特高矣唐禮部郎中蘇州刺史同泰
始為滎陽中牟人公之先晉天福中自渾河川内徙為
汴人公皇考光禄卿贈太尉聿葬公皇祖三班借職閤
州監押贈監門大將軍重進於鄭又復始為鄭人公從
光禄任為太廟齋郎調嘉州龍游縣尉終更就辟尉犍
為遷成州軍事推官再佐文州改宣德郎知河中府猗
氏縣轉通直郎賜五品服有勲官監延安府折愽務轉

奉議郎勲亦一轉令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通判邠州軍州事又倅耀州餘年自謂不任事乞閑得管勾舒州靈仙觀凡以賞官五轉至朝散大夫勲三轉至騎都尉大觀三年三月己巳暴得疾卒於鄭年七十歲公為人質愿廉毅非有意於寡言慎行而天資不以利欲自遷而然倄倄輓輓終日若無所與於人間者人於公始以難親而忌之卒服其常而畏且譽之公既以是有家而其居鄉黨從官涖政無險夷率一軌轍而未嘗軒輊

也犍為有沐川蠻酋欲以譯官失職為亂遠近恐甚公
曰何害四馬走溪洞喻之曰譯官一日信有罪矣其如
朝廷百年恩德何蠻酋相率感慟而去公即丁内難嘉
人念公貧無以遠歸率賻甚厚公謝之再三曰非孝子
待死之志也卒不受一錢公在成州時元豊間有靈武
之役使者委公掌兩川金幣於鳳翔以佐軍實有司以
朱墨無前比環視不知所出公獨閒暇先會其大數若
干而前期校處以待之彼執劵劘譁然聲軍法來者乃

拱手有德色而去猗氏之政尚嚴而終不失古良吏之
風常以為政事莫先於務農躬視種植之法及公受代
而田野桑榆滿矣人稱之曰段公林郃若耀皆環慶之
衝西陲勁兵襟帶也公謹其倉庾而仁之進築木瓜堡
無一人亡者公平居敝衣糲食無所嗜好每覩光禄翰
墨遺簡則有綠衣兒啼之色若其親之存者此則反乎
古人不讀其父手澤之說而同歸於孝也公娶王氏初
封仁和縣君再贈長興縣君先公十有四年而卒子三

人宏假將仕郎家三班奉職環慶路第八隊將安尚幼
三女長適承議郎通判揚州軍州事喻齊次適奉議郎
知開封府咸平縣陳天錫次適假將仕郎張褫孫男五
人女四人皆幼宏等卜以六月甲申葬公於鄭州管城
縣懷忠鄉青店里先塋之次褫實説之之出也狀公平
生來乞銘銘曰有猗其枝有清其陰誰其思矣段公之
林寧獨猗氏所戾謳吟問何至然前修是欽段氏世家
誠信不疑輕兵深入定小昆彌老斃持馬撫郃亂師公

之為政敢不肖之鄭實故里鳩杖歸來謂宜百齡忽其
逝哉兆宅是安嵩隗崔嵬篆此銘章究彼孔哀

王立之墓誌銘

士而憂心苦思矯矯然不勝朝夕之憤而初不為其身
之私者古多有之顧今豈亦乏人哉晉國王子野質為
人清苦純澹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善人
君子亨否為已休戚以故其仕屢斥抱羸病而卒河南
尹子漸剛毅之士也或有不當其意者子漸嘆息憂悲

發憤謂生可厭而死可樂往往哀歌泣下無幾何而卒令城南王立之直方非有慕於此二人而性義實似之也立之仕宦視二人不及遠甚不足為立之道而子漸卒時年五十歲子野卒年四十五歲而立之之卒又少子野四歲是又為二人而窮者歟立之少知自好樂從諸丈人行遊其聞見日博而日勵欲自置於聞人中其得四方朋友日益加感且多喜稱譽立之者立之於朋友之善固自一毫不掩也立之無他嗜好唯晝夜讀書

手自傳録凡大編數十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詩獨早且多若與彼咫尺居而手相授也立之於人顧豈燥濕寒暑之異哉然非其所好雖以勢利美官誘致之莫肯自往也立之雖有先人園以居而衣食才自給耳每有賔客至則必命酒劇飲抵談終日無不傾盡若其大有力而餼於用者由是立之好事之名得於遠邇客有遊京師而不見立之則以為恨已立之嘗以假承奉郎監懷州酒稅尋易冀

州釋官亦僅累月投劾歸侍而不復更出矣凡十五餘
年處城隅一小園中而笑傲自適如一日焉命其園中
之堂曰賦歸亭曰頓有亦足以見其志云一時文人多
為之作賦歸等詩立之視朋友疾病死喪力竭勢窮
而無厭倦意彭城陳無巳卒於京師立之賻弔而割田
十頃以周其孤多此類者立之得風痺卧病踰二年而
家事日零落賔客來相問訊者幾希嗚呼不可惜哉立
之病中取其平生書籍圖畫古器散之四方朋友無遺

則其拳拳慕義樂善獨隆如此此事殆古人所未有也
立之高祖諱顯祖諱仁皆國史有傳曾祖諱希逸故任
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贈司空父諱棫故任供備庫
副使贈金吾衛大將軍娶定安郡王宗絳女遂昌縣君
再娶宋莒公之孫女二子曰恂曰穀女四人長適諸王
孫士德孫女一人立之大觀三年三月丙寅卒卜以四
月甲午祔二夫人葬於河南府密縣義臺鄉進節村先
塋之次立之病卧久說之歸自關中過其門往問焉形

骸非平日立之而口不能良言或艱出一語猶慊慨忠
憤不少僊也且曰我有所作詩文他日無咎序之死則
以道銘我是不可不銘銘曰蹈滄海深山褰産苦辛以
求厥志兮孰知有高風容與都城之士或轄擊磨車於
聲利之塗以為口腹之利兮孰與壺觴不徙席而卒歲
彼不朝夕或疵或癘或躓或劓兮又孰若令名芬芳乎
來裔

文安縣子碩人范氏墓誌銘

太碩人范氏秀州華亭人父故任光禄卿贈開府儀同三司諱仲謨母胡氏定安郡君追封滎國夫人滎國卒時碩人年十有四歲能紀綱家事憐其弟幼而撫厚之輙自喜讀書如成人開府每嘆曰若為男子范氏其不興乎歸吴郡陸氏歷户部侍郎終寶文閣待制諱師閔嘉祐中侍郎之父太尉公諱詵方被寵榮門户盛矣然貧於清也碩人之初為陸氏婦既不矜其榮華又亦不厭其貧至瘠已以為宗族之腴其後太尉公與其姑昌

國太夫人不起疾侍郎持使節坐謫籍中家人亦莫知
其貧而各職其分者碩人素能貧之力也未幾侍郎出
入復顯榮疑若可豐呂入時好者碩人曰何物能易吾
之素耶廼卒是志教諸子論語毛詩皆其口所指授而
諸子易以立諸女相與雞鳴而起曰可不勉哉吾母如
何吾曹當如何大觀二年二月甲午卒於子長安官舍
年六十有九或曰碩人晚學佛疾病時顧左右曰吾觀
華嚴經前日至第十八卷若其為我終之語竟而卒是

則縉紳先生難言也男四人方彦磁州滏陽縣主簿先碩人十九年卒孚彦朝奉郎惇彦承議郎碩人卒後八年相繼而卒欽彦奉議郎勾當在京諸司糧料院女四人壻曰承議郎監在京左藏庫夲穰奉議郎韓琥朝請郎權發遣興化軍府王傑朝請郎晁詠之孫男五人旦假將仕郎昺假承務郎旻登仕郎是早皆將仕郎孫女一人欽彦卜政和七年十月甲子自開封侍中之墓改葬於鄭州新鄭縣旌賢鄉禮也太碩人政和四年追封

也初以元豐四年封德安縣君云銘曰春葩方榮以傲風雨有實必異碩人為女既其有行蘋蘩夙暮不恥其貧碩人為婦吾兒詩書吾女管縷吾髪皤然碩人為母生名房闥死傳區宇新阡彌吉吾銘敢侮

承議郎陸公墓誌銘

君諱愕彥字德充吳人自其祖徙開封曾祖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工部尚書諱若沖祖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諱詵父朝請郎充寶文閣待制贈正奉

大夫諱師閔母碩人范氏徳充生而沈厚寡笑言元豐中侍郎使蜀徳充尚幼也閉門謝諸少年讀書至達旦非母夫人為之撤燭則不止長游太學猶在蜀時獨處也以王氏詩再試禮部紹聖元年廼以辭賦中第調懐州武陟縣主簿侍郎帥秦遂管勾書寫經畧安撫使機宜文字隨府罷調京兆府藍田縣主簿侍郎帥雍改鳳翔府盩厔縣主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澶州濮陽縣丞辟監解州解縣鹽池兼知縣事未赴丁外艱除喪為從

事郎辟陝西路轉運司勾當公事累遷承直郎丁內艱
除喪遷奉議郎為潁昌府司兵曹事未赴除監在京作
坊物料庫遷承議郎政和五年六月戊申以疾卒年四
十有七德充居喪類子羔官非其所宜尚何可為德充
道者方德充無恙時自所鄙而不有之矣在陝西有三
中貴人競興功利誠云博矣人不自重皆以必進滿意
金帛爵秩德充廼獨惴不敢前部使者怒之檄辦積石
軍軍須德充即日上道羣秦隴岐鳳階成之民與共辛

苦委曲利害以告之民始悟前日之非是相率以力期會欣然見之者曰自軍行來未之或有也德充形儀不適時好以為必多不如律令其繩墨不遺纖芥卒德之異於他人嗟夫德充而少施設宜何如哉娶滎氏安武軍節度推官存道之女滎卒時德充年甫四十而蕭然獨擅一室目未嘗留色以至終身雖深山習死之士不是過也男一人旦從祖任將仕郎秀穎可喜識者交譽之曰德充必有是子也德充卒未踰年旦亦卒年二十

二歲德充弟欽彦以政和七年十月甲子改卜考妣於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德充廼葬其壬穴欽彦來求銘於説之説之初見君長安曰吾鄉里姻婭之人也後數年見君於京師稍往來廼歎曰德充瑚璉宗廟之器也又二三年復見君京師往來益密歎曰赤刀河圖國器也我將築室箕潁之間相與講學躬耕者非斯人邪奈何今舍我而死邪竊惟廬山劉道原之為人賢飢寒而不得衣之食之者太尉公帥桂時辟道原從事温公甞稱

之矣則宜其門中有人物如此彼壽夭窮達則君子不敢知銘曰山鬼降兮鱐飯何所施兮瑚璉紛羣巫兮鷄卜彼河圖兮自遠吾敢忝兮厥祖不我壽兮踵武君何恨兮有子又誰奪兮弗與可使絶兮不世何可毀兮大器彼斯世兮壽夭億萬年兮誰嗣吾自得兮本末又何有兮窮達蒿隗望兮新阡鬱吾銘兮不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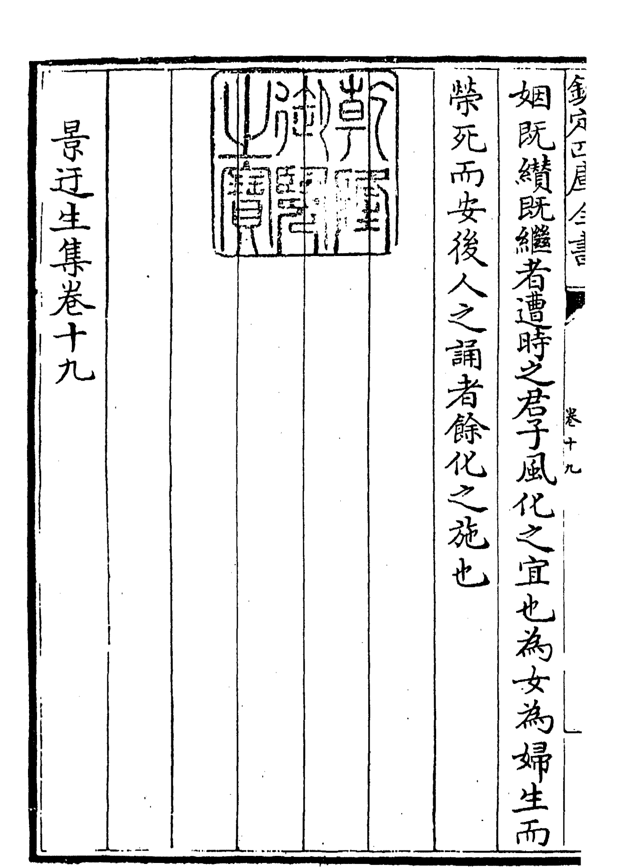
宋故承議郎知楚州張公碩人范氏墓誌銘

文正范公有子三人重望在巖廊威聲在疆埸大夫學

士因得以窺文正公鋒潁棣棣然如文正公之生不沒也或以實德經濟或以雅量表儀或以鴻才光輝公有季女或瞻於兄弟間豈不是似也哉其年十有六既孤之五年也嫁康節張公之季子諱琬元祐間以承議郎知楚州捐館時家故貧夫人晚乃有田幾百頃夫人幼女嫁宋景文諸孫顧年者同邑居未嘗私以一錢非儉也而卒莫能矚其所以富之術每遇事倉卒酬酢間暇有餘地不其才似耶夫子三子戚戢戍先後卒於官夫

人臨喪豈不及禮而哭之不過乎情晚内在寢哭宋氏女亦知制它事尚何能摧之者咸卒江外歸帆一日風浪不没者寸尺夫人中自若慰其衆人曰吾父吾舅陰德在人可恃無恐不其量似耶張氏内外百口畏夫人殆不敢平視戢之妻乃夫人之弟龍圖公之女也夫人不須臾假以色前是教其亡長女嫁韓忠憲諸孫璉者必極其内外家法而夫人終始自律其身平居不墮楴如齋德亦似哉文正公於姑蘇建范氏義莊聞天下夫

人抱病久苦辛呻吟中思為張成義莊終不辱其先正也夫人則曰是楚州之志云其在嘉祐間康節公參知政事夫人錫命服後以夫恩封壽光縣君繼以凡丞相恩特封和義郡君晚以例易碩人病不起於政和八年七月壬寅年七十有七服齊衰三年戚之子祺與諸弟纇穜稑兼秠卜明年二月甲申祔楚州之墓求銘於嵩山晁說之固辭之不能銘曰昔者范張鷄黍之期者不遭時之君子言行之私也今之范張盟以忠義申之婚



姻既纘既繼者遭時之君子風化之宜也為女為婦生而榮死而安後人之誦者餘化之施也

景迂生集卷十九